



# 音乐与记忆

张 彤

去年夏天，“城市的交响”系列活动成功举办，活动中有关展览、快闪和音乐会等丰富多彩的形式。我因做过多年文化记者，了解一点青岛交响乐的发展，也有幸参与其中，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从1994年市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成立算起，青岛的交响乐事业到今年整整三十年，三十年是一个节点，因为这个特别的原因，我也再次梳理一些相关史料，触发了许多联想。

1999年初，我去北京采访央视春晚的彩排。采访问隙与几位北京同学相聚，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的同学知道我做文艺方面的工作，就送了我一本《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那时候要找点资料很难，这本工具书当然是非常实用的。

那年春晚上有一首歌，是后来唱遍大街小巷的《常回家看看》，当时是由四位歌手一起唱的，青岛的江涛也是其中之一。当时任晚报文化部主任的李洁老师在彩排现场听到这首歌，觉得能火，就约了江涛一起吃饭，同时要他带一份歌谱来。那时晚报的周末版上会时不时地刊登新歌供读者学唱。江涛见到家乡来人，非常热情，吃完饭后要开车送我们去机场，于是，他的太太驾车，他在副驾驶上继续跟我们聊。聊着聊着，我们就觉得不对了，因为机场高速始终在头顶上，怎么也上不去。那时也没有导航，绕来绕去，耽误了航班，我们只好改签了机票。

那是我第一次到外地采访，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经历曲折，印象深刻。改签后，我们就得在候机厅里等两三个小时。我坐在大厅里抱着电脑写稿，写完了，就翻那本比砖头还厚的百科全书。在这本“全书”里，我第一次看到谭抒真的名字，他生于青岛，曾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是中国的第一代小提琴家，看到词条里的介绍，我便记住了这个名字。

后来，我写了谭先生的小传，取的题目便是“谭抒真：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这不仅因为谭先生学识渊博，阅历丰富，确乎

是“百科全书”式的，还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便是在百科全书上。在采访和收集资料时，我也常想起在首都机场的大厅里翻看百科全书的经历，我觉得那场面一定挺可笑——谁家好人大过年在机场看那么厚的书呢？

2015年，我为青岛电视台的纪录片《音乐之岛》做撰稿，与摄制组一起去上海交响乐团和谭抒真先生的老宅拍摄。在上海交响音乐厅（即著名的“馄饨皮”的墙上，挂着谭抒真等四位中国音乐家的照片，他们是较早出现在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中的中国人，工部局乐团是“上交”的前身，当年是“远东第一”。这支乐队开始全部是洋人，谭抒真是最早登台的中国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中国交响乐第一人”。我在一本英文版的音乐著述中曾读到过早年对谭抒真的采访，那是在1927年的3月，谭抒真第一次参加乐队排练，他清楚地记得，旁边是一位菲律宾乐手，名叫SATO，而排练的曲目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排练结束，指挥梅百器问SATO：“他怎么样”，SATO说：“不错。”于是谭先生便有了做实习乐手的机会。

此后，又陆续有几位华人出现在乐团中，这其中有一位大提琴家叫张震，他于1940年到延安鲁艺任教。抗战结束马歇尔将军一行访问延安时，西方记者在黄土地上看到穿燕尾服的张震用大提琴演奏法国舞曲，不禁大为赞叹。1946年，延安成立了管弦乐团，由作曲家贺绿汀任团长，此后，指挥家李德伦和他的夫人小提琴家李珏也先后抵达延安。李洁老师与李德伦夫妇交往很多，他去北京时常到李家做客，他后来也建议我做一个李珏老师的深入采访。李老师是上海滩的大家闺秀，为了理想与爱情，背着小提琴去了延安，是中央乐团的缔造者之一。我采访时，李珏老师已近九十岁，许多早年的事已经记忆模糊，但是有一天她告诉我，在去延安时，她带了三把小提琴，其中的一把便是谭抒

真给她的。当时，谭抒真已经在做琴，也修琴，这把琴肯定为早期中央乐团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李德伦与谭抒真是老朋友，也时常“同框”。1979年，小提琴家斯特恩访华，在北京时与中央乐团合作演出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李德伦是指挥。在上海时，访问音乐学院，发现了还戴着红领巾的王健，陪同斯特恩的正是讲一口流利英语的谭抒真。此后，我也几次去过谭家拜访，每次去时都会后悔一番——谭先生是2002年过世的，那之前我时不时地就会去上海，我的好朋友邹彦那时已经在上海音乐学院读硕士，要联系采访老一代音乐家其实是十分便利的。我为何没有想到趁先生还在的时候去采访呢？记得当时邹彦常跟我说几次，“上音”有过两位来自青岛的副院长，一位谭抒真，一位是张敦智，我居然赞叹了一番就放下了。

2015年去上海采访时，我们还拜访了王云阶先生的儿子王隆基。王云阶是山东黄县人，但是少年时就随父亲来到青岛，在青岛读书，也曾在青岛教学。王云阶先生后来为许多著名的电影写过音乐，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护士日记》里的“小燕子穿花衣”。但其实王云阶也是中国交响乐的代表人物，也是在那本百科全书的“交响曲”词条中，我在最后一段看到王云阶的名字。词条中说，中国的交响曲始于20世纪40年代，著名的作品有王云阶的第二交响曲《抗日战争》、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后面还列举了施咏康、罗忠镕和陈培勋的作品。百科全书的词条是学界共识，所以说王云阶先生是中国交响乐早期的代表人物，肯定也是恰当的。

在王隆基先生的家中，我们看到了许多他父亲早年的手稿，也包括这部第二交响曲。王隆基是《三毛流浪记》的主演，他送了我一本《三毛流浪记》的连环画，在演员表中，我还意外地发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名教授钱理群先生在这部电影里也曾串过一个小角色，在演员表里，这个角色叫——笨孩子。



心香一瓣

## 初识木心

董芹萍

幸得一套木心的《文学回忆录》，甚喜，爱不释手。轻轻地翻阅，生怕惊动了这份美好。想必，对于爱极了的事物，从来都是要用七分心去品，三分情去悟，而后用十分的精心去典范。如果有喜欢的事物又有天真的心，你会发现，生命没有比这一刻更美丽的。

跟随《文学回忆录》，走进了木心描绘的不同的精彩世界，包括乌托邦的世界。对生命，对文学有了全新的认知。读完木心，尽觉一切世事均可原谅。因为木心给了我们一个制高点，他给了我们一个高度去了解，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给大家一个制高点，站在这个制高点上，世事看起来就很清楚了。一览众山小，不断地一览众山小，找好书看，就是找个制高点。”是的，读完木心，我的心胸也似乎豁然开朗了，或许这就是文学作品巨大的精神魅力吧。

《文学回忆录》讲的是文学史，却也处处渗透着人生哲学。或许文学最终都会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吧。木心用了一种独有的方式娓娓道来，和一般的学院派不同，他用自己独到的观点阐述了他对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的理解与看法，观点鲜明犀利，表现出了高深的文学造诣，对文学深沉的爱。同时带着对人生，对人性，对生命的叩问与思索。

《文学回忆录》从上下二册讲述各个国家不同时期文学及艺术大师的代表作，深度剖析了《诗经》《楚辞》和《离骚》。以及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及魏晋文学、唐诗宋词元曲以及中世纪欧洲文学、阿拉伯文学等等的特征与脉络，可谓入木三分。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啊，产生如此多的诗人、作家、画家。木心先生对文化的解读中肯，如聊家常。他想对他爱敬的尼采说：“从哲学里跑出来吧。”他激赏拜伦、雪莱和海涅，却说他们其实不太会作诗，他说托尔斯泰可惜头脑不行，但讲到托翁坟头不设十字架，不设墓碑，突然低声说：“伟大。”而谈及萨特的葬礼，木心脸色一正，引用尼采的话：“唯有戏子才能唤起群众巨大的兴奋。”实在是有胆有识，敢于发声，让人佩服。

与其说《文学回忆录》是在讲文学史，不如说是在讲人生哲学，书中处处渗透着作者的人生哲学，书中的精彩语句让人百读不厌，其观点之鲜明，语句之活泼、精致，让人拍案叫绝，大声叫好。见解深刻得让人叹服。比如他对拜伦的描述：“某日傍晚，暴雨过后，海上出现壮丽景色，三层云，一层在天边，不动。一层是晚霞，一层是下过雨的云，在桅顶飞掠。”我说，这就是拜伦。看木心对拜伦的描写，实在让人惊叹。木心的这种讲解，若放在现在，一定是一场顶级的读书会，让人神往的，百听不厌的高水准的读书会。

其实，初识木心，是缘于他的《从前慢》，他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美好的世界，美好的情感，和在这个忙碌的世界里往往被忽略的纯朴与天真。比如《从前慢》中的“清早的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马和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字字珠玑，每一段都是一幅清新的画面。

“艺术广大已极，足以占有一个人。”这句话是对木心先生最好的概括。

文学是可爱的，生活是好玩的。艺术是需要牺牲的。可以说木心创造了一个奇迹，他生发了文学的可爱，生活的好玩，为艺术牺牲了一辈子。感谢木心的学生陈丹青，他用心整理了木心的“神聊”，在纽约市皇后区，在曼哈顿，在布鲁克林……从古希腊神话，到《诗经》《楚辞》的演讲到近现代文学。从而让我见到了厚厚的两本《文学回忆录》。让我可以在一个安静的午后，与哲人对话，让心灵放松，汲取文学的营养，哲学的思辨。

愿我们都做一个身披霞光的人，像木心一样，用文学和哲学武装内心，把生命里的每一秒都凝成琥珀色的光。



枕海暮归人 季 颂



## 澳大利亚的植物园

高 兵

在澳大利亚女儿家，经常去附近的两个植物园，离家稍近一点的那个有八公里左右，离家稍远点的有二十公里。两个植物园林木茂密，清新宜人，要想在里面转一圈，一整天也转不完，感觉太大了。

听女儿说，每个居民生活小区附近都会有这样供大人孩子散步、锻炼和野炊的公园或植物园。在这里住久了，也就理解了这里植物园为何多，整个国家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荒着，建个公园只需增加点服务设施就可以了。

威尔森植物园，感觉很像青岛的植物园。我看到很多遛狗的，女儿告诉我，虽然在植物园内，但遛狗必须拴狗绳，不能散放，而且绝对不能往池塘里丢置食物投喂动物。

公园很幽静，到这里野炊的人很多。在植物公园里，不仅有免费的饮用水，而且水龙头下面有一个接盘，说是给宠物的饮用水。在公园看到一处台子，这个台子上的炉灶是公园免费为游客提供的烧烤炉子。

喜鹊不时地飞到游客边上，充足的阳光沐浴着人们，这种鸟语花香的松弛感，令人旷神怡。我们推着外孙往山上走，在一片绿草和树荫之间的草地上“安营扎寨”。铺上垫子，放上外孙的睡床，让他欢悦地爬来爬去。女儿说，这是从小培养孩子融入自然的习惯。

我们经常还去的另一家植物园看上去更加原生态，群山环抱之中有一个大湖，让

我想起来青岛的月子口水库。每逢节假日来这里休闲度假的人不少，沿着湖边行走，看到岸边草地上，零零散散坐着游人。随处可见在草地上觅食的大鸟，它们根本不在乎游人，悠闲自在地寻找着自己的食物。

同样以家庭为单位，游人们会在草坪上铺开垫子，如同我们在国内春游野炊那样摆满食材，边吃边玩。孩子们在湖边嬉戏，不怕冷的游客下水游泳，湖面上有不少划艇在惬意滑行。

我们通常选择在湖边上阳光充沛的草坪小憩，阳光像金子一样洒在绿草茵茵间，好像一幅油画。外孙跟他爸爸妈妈玩累了，回到岸边，坐在垫子上沐浴阳光，休息看风景。从湖边玩累了的鸭子晃动着自己丰腴的身躯，从身边摇摆走过，无视人们的存在，去丛林的深处，找一块阴凉松软的草坪去美美睡一觉。

这个公园虽然显得很原始，但是便民设施还是一应俱全。我担心卫生的问题，问女儿烧烤和游客带来的食物产生的垃圾怎么处理。女儿说，这里面没有垃圾桶，完全由游客自己将产生的垃圾带出景区，拿回家处理。

的确，在植物园里面走了那么长的路，除去看到路上的枯枝残叶，看不到丢弃的垃圾或塑料袋，湖边游泳的人和戏水的人同样没有人去干涉。与自然“天人合一”，是一种人文风景，也是一种风土人情。